

金圣叹著 张国光校点

才子杜诗解



内 容 提 要

清初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有一个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除《水浒传》《西厢记》以外，其他四部还来不及竣事，便因参加和组织“抗粮哭庙”事件而被杀害并抄家。这部《才子杜诗解》是他身后由其族兄金昌从亲友们所保存的遗稿中抄集的。金圣叹十分崇敬杜甫，他敢于冲破温柔敦厚的诗教藩篱，反对把杜甫看作是“每饭不忘君”的腐儒；特别强调杜诗的批判精神、斗争锋芒和它深广的人民性。另外对杜诗的艺术性也独具慧眼。因此，本书虽只评解了杜诗的一小部分，但确有自己的特色，读者从这里可以得到其他评注本得不到的东西。

才 子 杜 诗 解

清 金圣叹 评解

张国光 校点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新豫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7.5印张 160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50册

统一书号 10219·71 定价 1.40元

30
SS.1085
013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詩聖
杜拾遺
像

南軒喬竹橋張樹勳



西漢殿本張駿瑞龍塘





明

祝允明书

《秋兴八首之四》

五更漏转枫林树，巫山巫峡声萧瑟。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白帝城头空袅袅，朝朝暮暮只猿啼。



正德丁丑重九日望云
客索书为诗以应

祝允明



叙《第四才子书》

余尝反复读少陵诗，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经不能批也。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万亿漩陀罗尼三昧，唱经亦如之。乃其所为批者，非别剖心、抉髓，悉妙女之闲深，正复祛伪存真，得天机之割拏，盖少陵，忠孝士也。匪以忠孝之心逆之则茫然不历其藩篱，况于壶奥？犹记我友徐子能有咏杜一律云：“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此乃字字实录也。唱经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楼借杜诗》。庄、屈、龙门而下，列之为第四才子。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为以计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临命寄示一绝，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句。余感之，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兹泐上归，多方搜辑，补刻又若干首，而后“第四才子”之面目略备。读者直作全牛观可乎！

瞿斋金昌长文识

《才子书》小引

仆往时曾见有“人生奇福，是读未见书”之语，心极以为不然。何则？书自《五经》、《语》、《孟》、《左》、《国》、《庄》、《屈》、《史》、《汉》、韩、苏以还，约略亦总尽矣。尚有何未见书又应见？即有之，亦大都剽割如上诸书之肤膜，以自缪于同时小儿之前，曰：“某亦有书”云尔即已耳。而奈何谓是当乃公见，见而又屈乃公读，读而乃公又自以为奇福者耶？既而仆入唱经之室，而始夷然惊焉！唱经，仆弟行也。仆昔从之学《易》，二十年不能尽其事。故仆实私以之为师。凡家人伏腊相聚以嬉，犹故弟耳。一至于有所咨请，仆即未尝不坐为起，立为右焉。夫唱经室中书，凡涉其手者，实皆世人之所并未得见者也。何必疑如上诸书之外又别有书？正即彼如上诸书，人人孰不童而艺之也者？然以云见，则亦可称一交臂之间矣。闲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然则何不与坊之人刻行之？”又颦蹙曰：“古人之书，是皆古人之至宝也。今在吾手，是即吾之至宝也。吾方且珠襦、锦裘、香熏之犹恐或丧，而忍遭瓦砾、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凡如此言，皆其随口漫人。夫唱经实于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尽火灭，不复措怀也已。独是吾党则将奈之何欤？且今唱经年亦已老，脱真不讳，是亦为人生之常，而万一其书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即不然而唱经身后，颇亦有人为抱不

得同时之恨，而终与之发其光焰，因而复得人人见之，此则后之人快乐，其与今之人固无与也。夫人生世上，不见唱经书即为不见如上诸书矣，能不痛哉！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辱同人钱之水涯，夜深偶语及此，皆慷慨歎歎，若不胜情。仆曰：“岂有意乎？”皆举手曰：“敬诺！”因遂呼笔识之如左。仆既竟去，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时

顺治己亥春日同学夔斋法记圣瑗书

前 言

金圣叹（1608—1661）是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从二三十岁时起就订了一个批点《六才子书》的计划。所谓“六才子书”，是指《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这六部古典文学名著。他批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至崇祯十四年春刻竣。金圣叹是明苏州府吴县县学生员，原来家境就比较清寒。清兵南下时对苏州的蹂躏，更使他“苦遭丧乱，家贫无貲”。此后他一直过着贫病交迫的生活，荒年几乎无以为食。这也许是他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才批竣《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原因。其他的“四才子书”，他都没来得及批点竣事，便因为参加和组织了一次知识分子和市民结合的具有反抗清朝统治性质的“抗粮哭庙”事件而被杀害并抄家。其老妻、独子亦充军辽阳。不少遗稿，如评了三分之二的《董西厢》和几种哲学著述，也都随风散灭。这部《杜诗解》乃是他身后其族兄金昌从亲友们所保存的遗稿中抄集的。金圣叹最崇敬杜甫，他不仅称“杜诗为千古绝唱”、“集大成矣”，而且评杜甫是“雄略盖世”，足与莘野（吕尚）、隆中（诸葛亮）并称的政治家，“诚使得用，诸葛公不足二也”。还肯定杜甫是具有“一肚皮刘越石、祖士雅心事”的爱国诗人，认为杜甫胸中满怀只有“忧劳朝廷一片深心至计”，“岂以一官不迁为悲？”强调杜甫的“远行专为普天父老”，“只要朝廷收京了，便全家饿死亦足”。他认

为杜甫这样的思想境界，远非其他诗人所及。这就是他选评唐人律诗时，独不以杜诗与各家诗并列的原因。他在《答韩释玉菴》一信中写道：

所以独不入杜诗者，吾于杜诗乃无间然；犹孟子之于孔子，所谓愿学斯在者也。吾不敢以愿学之人之手，而下上于所愿学之人之诗也。

由于金圣叹十分推崇杜甫，所以对李白颇有贬词，我们甚至可以说：自元稹以来扬杜抑李的评论家不少，王安石、李纲、陆游都可作为代表，但他们只笼统地提出了尊杜的观点而已。只有金圣叹才通过对李杜诗歌的具体评析，充分表达了他的尊杜而又抑李的观点（金圣叹对李白的讥评还见于他所评的《唐才子律诗》中），此外他对南宋的刘辰翁的杜诗评颇为不满，抨击之不遗余力。显然金圣叹的这种观点和这类评语有片面性，难免不遭到目今的某些诗评家的激烈反对，可是如果把金圣叹对李杜的评价和与他并时而稍后的王夫之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我们便不得不承认金圣叹识见之卓越远在王夫之之上。金圣叹提倡通俗文学，把《水浒》、《西厢》与《打枣竿》等吴歌推崇为天地间之至文，而王夫之则徒知尊正宗文学而已。如果说金圣叹尊杜抑李旗帜鲜明，而王夫之则走向尊李抑杜的极端，他评李白的《春思》说：

字字欲飞，不以情，不以景，《华严》有两境相入义，唯供奉不离不堕。（《唐诗选》卷二）

又在评蔡羽《暮春》中，称“唐人唯李太白”“坐断千年谈艺者舌头”（《明诗评选》卷五）；他甚至倡为“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一大分界”之论。以为：

假青莲以入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入俗，如瞿唐旅舟，顷刻百里，欲换舵、维檣更不得也。（《明诗选

评》顾开雍《游天台歌》评）

可见王夫之所以颇不满于杜甫者，是由于他本身的保守的雅俗观念作祟，他所说的“俗”不能仅理解为通俗的“俗”，事实上他是很不赞成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批判锋芒的因而又能流传众口的诗篇，而这类诗篇却被他指斥为“离经破轨，率尔之谈，调笑之说，咒诅之恶口”，他认为诗创作中的这种倾向的代表作者“为杜、为苏、为陆务观、为辛幼安”，而由杜甫作俑。所以集矢于杜甫说：“五言之亡”“剧于杜”（《古诗评选》卷五庾信《咏怀》评），甚至反诘说：“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明诗评选》卷五徐渭《严先生祠》评）这样肆意诋毁杜甫，就可见王夫之的文学观和金圣叹比起来，实有很大的差距。

金圣叹既极其尊杜，所以曾仿杜诗写过“借杜诗”数十首，还曾在亲友家置杜诗数部，暇则加以批点。“值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但清统治者的屠刀中断了他的事业。他殉难时有诗曰：“《庄》、《骚》、马、杜待何如？”说明“四才子书”都未能评就，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项损失！

金圣叹死后，金昌从他放在亲友家的几部杜诗中抄辑出他写的一些批语予以刻行，这显然就是邓实收在《风雨楼丛书》中的《唱经堂杜诗解》，前署“宣统庚戌顺德邓氏依读易堂原版重刻”。读易堂是金昌的堂名，此本前面有金昌的《才子书小引》，写于顺治己亥，是金圣叹蒙难前两年的事，这是金昌为向学友们募集刻金圣叹的书稿的资金而写的。但读易堂原版的《杜诗解》虽校对很工，却不够完备。我们这里所据的底本则是1919年上海震华书局石印本，这个本子前面有吴县王大错序文。王氏说他根据的是一个“纸色黝然，古香流溢”，卷端“有名人铃章十数”之本。震华书局即据以钞印。把这个本子和坊本如扉页署

“依据唱经堂（金圣叹的堂名）原本校印”的上海锦文堂石印本比较，就可见锦文堂等本卷三《春日江村五首》以下等六题均有题无文，但震华本却不缺正文及评语，这就说明它的可贵。又震华本与锦文本前均有金昌的《叙〈第四才子书〉》，云：余“欲尽刻遗稿，首以杜诗从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兹泐上归，多方搜辑，而补刻又若干首”。所谓“补刻”，据这个本子的目录共四十二首（实际是四十二题），已分别补入各卷。现在我们就照这个本子的顺序分全书为四卷，加以校点印行。综计所收者为一百六十余题（其中有少数重复），近两百首诗，约占现存杜诗的七分之一。《秋兴八首》，金圣叹评了两次，其注明了“别批”字样的，是金圣叹的手笔。未注明的八首批语中，有些语句，是金昌从金圣叹的好友徐增的《而庵说唐诗》中摘录的。《九日兰田崔氏庄》、《戏呈路十九》、《见萤火》三首，金圣叹所批非全篇，金昌也从《说唐诗》中，摘录了若干语句加以补充。另外，金昌觉得金圣叹所评杜甫的七言律诗过少，又把徐氏所评《宾至》、《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燕子来舟中作》、《黑鹰》择要附入。金昌这样作，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够妥当，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若干金批与徐说混淆到一起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徐增对金圣叹是十分推崇的，自谓最服金圣叹的“胆识”。金圣叹论七言律，倡为分前后二解（即每四句为一解，合前后两解为一首）之说，引起不少非议，而徐增则大力赞同此说，谓为“截然不可假借”。他的《说唐诗》中，七律仅解说了三十五首，原因就是由于他觉得金圣叹选批的唐人七律，“已尽此体之胜”，为了避免与之重复，故而很少选批七律，并承认自己对杜诗的论解“总不能出圣叹范围”。这说明徐增虽被金昌称作金圣叹的“畏友”，但他对金圣叹是亦步亦趋的，其《说唐

诗》在思想体系上颇受金批的影响。无怪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唐诗》提要云：“增与金圣叹游，取其《唐才子书》之说，以分解之说施于律诗，穿凿附会，尤失古人之意”了。但我们看到，徐书的主要缺点不是分解之说，而是它的注释、说明太显得烦琐累赘，远不如金批文词的简明流畅，富于表现力。金昌在“移植”徐说时，删汰了那些芜杂的成分，又注明了哪些篇段取自徐书。这既是对读者的负责态度，又未埋没徐增的原著，这却是值得肯定的。

就现存的金圣叹所批杜诗，仅占杜诗现存的篇数七分之一这一点来讲，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七分之一这个比数，远不符合金昌所说的“所批殆已过半”的估计。这可能是由于金昌搜辑不全，也可能是由于金圣叹的某些批文中有过于显露的影射清朝之语，因而金昌亦不敢收入此书。不过就现有的金圣叹的杜诗评来说，他是敢于冲破“温柔敦厚”的诗教藩篱，根本反对把杜甫看作是“每饭不忘君”的腐儒，而是特别强调杜诗的批判精神、斗争锋芒和它的深广的人民性。他有《长夏读杜诗》说：

万里桥西宅，龙门寺后诗。冬春惟眼泪，玄肃最微辞。

况复怀人苦，兼之体物奇。金声齐《雅》《颂》，玉尺辨毫厘……有人今独断，无笔敢相追……（《沉吟楼诗选》）

“冬春惟眼泪”，写尽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玄肃最微辞”，大胆肯定了杜甫敢于揶揄、讽刺、乃至公开揭露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创作勇气。在具体评点杜甫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金圣叹还有意识地强化杜诗的讽刺作用。杜甫的某些诗句仅只是诗人对现实政治的某些不满情绪的流露。而金批则解为对统治者的无情抨击。甚至有的诗在一般人看来，明是颂诗，而金圣叹却评成了尖锐的讽刺诗。这说明金圣叹的评杜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他

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借评杜诗以抒发自己对清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情绪。因此金圣叹的评杜的某些牵强附会之处，是应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和谅解的。关于这一点，金圣叹也并不隐讳，他在杜诗《水槛遣心》的批语中就说：

昔所本无，何必有？今所适有，何必无？先生句不必如此解，然此解，人胸中固不可无也。且端木“切磋”之诗，亦断章取义久矣。

这是引用孔子与子贡论《诗》早已开“断章取义”的先例来为自己辩护。他还批《瀼西寒望》诗中“水色含群动，朝光切太虚”二句云：

“含”者谓仁，“切”者谓智，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

这种态度，难免不被讥为武断或臆断。不过金圣叹企图通过评点杜诗来宣传民族、民主思想这一点，却是应该肯定的。

金圣叹不仅认为杜甫人格最高，杜诗人民性、批判性最强，而且认为杜诗的艺术成就也是无可比拟的。“怀人”，“体物”一联，就是赞美杜甫善于描绘风景、刻画人物，从而反映社会生活的；“金声”、“玉尺”云云，更是推崇杜诗的格律之工已经达到“毫发无遗憾”的境地。“无笔敢相追”，可说是金圣叹对杜诗的总评价，他充分肯定杜诗是诗的国度不可逾越的高峰。

这本《杜诗解》虽然只评解了杜诗的一小部分，但却贯串了金圣叹特别尊杜的文学观和他的诗歌评论的特色。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金圣叹这个杰出的小说戏曲理论家对我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杜甫的进一步评价和对杜诗作更深入的研究。

张国光识1982年3月

目 录

前言

卷之一	(1)
游龙门奉先寺	(1)
赠李白	(3)
望岳	(4)
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	(6)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7)
题张氏隐居二首	(8)
赠李白	(11)
登兖州城楼	(11)
对雨抒怀走邀许主簿	(13)
已上人茅斋	(13)
画鹰	(14)
寄临邑舍弟	(15)
冬日有怀李白	(17)
龙门	(18)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 一簣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甌，甌甚安 矣。傍值慈竹，盖兹数峰，嵒岑婣娟，宛有尘外格 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	(19)
春日怀李白	(20)
郑驸马宴洞中	(21)